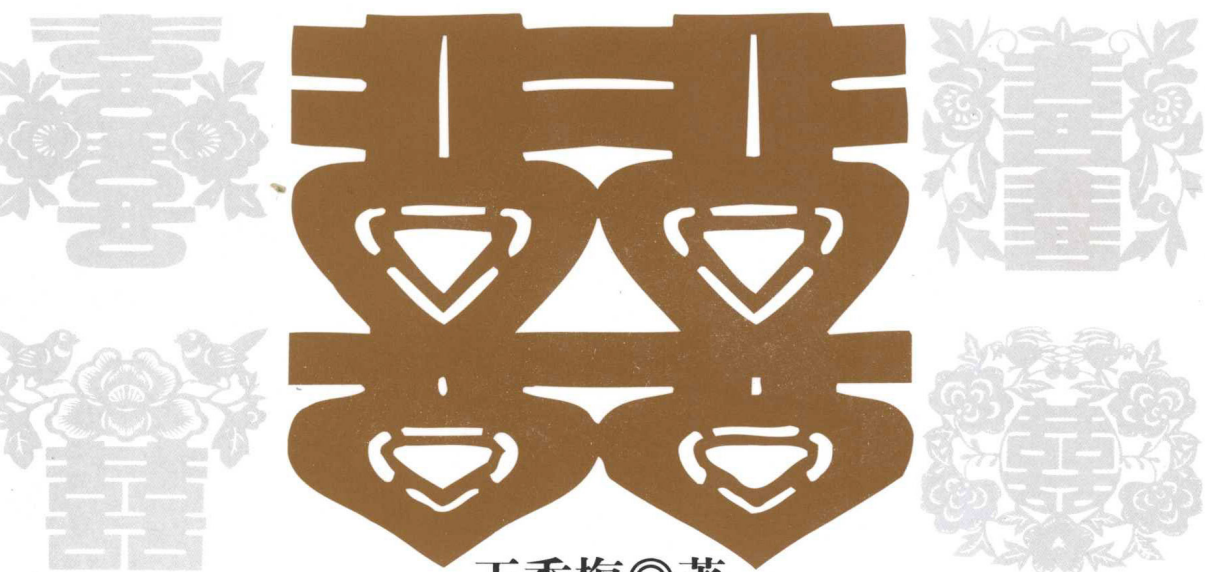


# 婚姻奴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稳了婚姻奴的人，一种是想做婚姻奴而不得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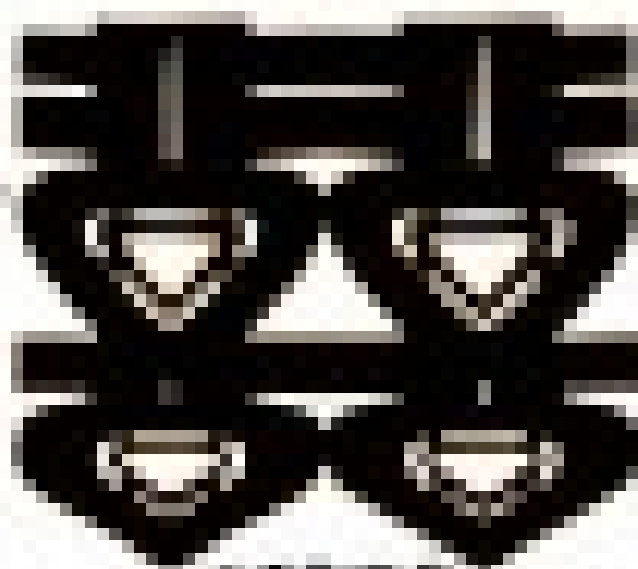


王秀梅◎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 婚嫁大双



1. 喜喜喜喜

1. 喜喜喜喜

# 婚姻奴

王秀梅◎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奴/王秀梅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75-3379-8

I. ①婚…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6614号

---

**婚姻奴**

编 著: 王秀梅

责任编辑: 魏 燎

装帧设计: 引文馆·李道娥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投稿邮箱: [hwcb@126.com](mailto:hwcb@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19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379-8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稳了婚姻奴的人，一种是想做婚姻奴而不得的人。

# 第一章

她们姐妹俩的婚姻，妹妹夏荷这边先出了问题。两根导火索，夏荷和郭小鲁一人一根，郭小鲁先发现了夏荷的问题，夏荷接着又揪住了郭小鲁的小辫子。

郭小鲁发现的问题，是夏荷的一个存折。存折本身当然没有问题，非偷非抢，户名一栏老老实实写着“夏荷”二字，问题出在，这是一本郭小鲁不知道的存折，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国库存折，私人存折，可以简言之：私折。

这就是工薪家庭的弊端，挣那么俩死钱，舞弊空间太小。郭小鲁是在床头柜抽屉底下发现这个私折的，他从抽屉里找袜子，一不小心把整个抽屉拉下来了，按了一下没按上，抽出来，观察滑道有没有对好，这一下就发现了个信封，拿出来一看，存折。郭小鲁蹲在地上观察这个抽屉匣子，觉得夏荷真是有心眼，抽屉底和隔板之间那点小缝刚好能放下一只信封，外观上还看不出来，严丝合缝，真像是专门给夏荷设计的。

夏荷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此相当被动。郭小鲁第一时间把存折在夏荷眼前晃晃：“给个解释吧？”

夏荷起初没想到那是自己的存折，两手提着菜，腾不出手来去接，问：“什么东西？”

郭小鲁说：“存折，一本存折，一本写着你名字的存折。”郭小鲁把话分解开，

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夏荷这才反应过来，下意识地扔了菜就去抢，郭小鲁一抬胳膊，把存折举到空中去：“怎么，想销毁罪证？”

郭小鲁个子比夏荷高，胳膊又高举到空中去，夏荷跳着高也够不着，飞快地审时度势一下，决定和稀泥，看郭小鲁到底对这存折持什么态度：“摆什么泡丝，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来了个红卫兵呢。”

“少来这套啊夏荷，不要避重就轻！还泡丝泡丝的，我没心情听这个！”郭小鲁表情严肃，甚至声色俱厉。夏荷想，完了，试出来了，生气了。

怎么办呢，服个软吧。夏荷过去拉郭小鲁：“你坐下，我不跟你抢，罪证都到你手上了，抢回来有什么用？我现在就给你解释：这肯定是我的存折，写着我的名嘛，不是我的，能是谁的呢？”偷看郭小鲁一眼，郭小鲁表情生硬，丝毫没有通融的意思，没办法，只好继续解释，“你也看了，钱也没多少，区区三千多块，都是我一分一厘从菜金里省下来的。”

“我能信吗？”郭小鲁斜着眼。

“为什么不能信？”

“好，就算我信，那你存钱的目的是什么？”郭小鲁抛出第二个问题。

“目的……没什么目的，能有什么目的，存钱呗！”夏荷支支吾吾。

“我智商没那么低吧，不知道存折是存钱用的？”郭小鲁一副得势不让人的架势，非逼问个结果出来。

夏荷一看郭小鲁那难看的铁板脸，也有些生气：“有必要吗？不就是三千来块钱吗？我存钱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万一哪天需要钱，刚好就差三千块，你说，这不正好派上用场了吗？”

“那直接存到国库不就完了，费这周折干吗？”

夏荷心里也生气，但无论如何也硬气不起来，给不出合理解释，不占理，最后只能闭上嘴巴不吭声，任你怎么说，我就是不说话，我做饭，把厨房弄得油烟四起。郭小鲁气得一转身出去了，到操场上看儿子郭宝。

操场其实就是小区里的小广场，大家都叫操场。儿子郭宝在跟几个七八岁

的男孩儿一起玩丢沙包游戏，两头各站一人，中间站好几个人，跑来跑去的。郭小鲁记得他小时候见过女孩子们玩这种游戏，女孩子们咯咯笑着，很有艺术感地跳呀跳，可郭宝和这几个男孩子玩得就没什么艺术感了，两头的狠命拿沙包往中间的身上砸，中间的谁要是被砸中了，特别不高兴，骂骂咧咧的。郭宝就骂骂咧咧地下来了，被砸中了。

郭小鲁说：“你玩什么不好，玩这种女孩子游戏？”

郭宝没好气地说：“谁规定这是女孩子游戏？女孩子还踢足球呢。”

郭宝的奶奶，也就是郭小鲁他妈，坐着个马扎，在跟另外五个老头老太太玩扑克。郭小鲁家的小方桌，以前租房时用过的，没舍得淘汰，放在地下室里，让老太太派上用场了，每天吃了饭就提溜出来，找个阴凉地方摆起牌局。在这个小区里，老头老太太是绝然不缺的，他们干了一辈子，才在十年前跟郭小鲁一起分到了这里的一栋房子。那时候郭小鲁二十八岁。

没多久，夏荷打开窗户，朝操场喊：“郭宝，郭宝！”

郭宝仰头：“干吗？”

夏荷说：“你说干吗，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郭宝奶奶高淑环走了个头科，挺高兴，宣布战斗结束，提溜着小方桌，娘儿三个往回走。上楼梯的时候，高淑环才发现儿子不高兴，问：“怎么了，儿子？”

郭小鲁本不打算告诉她，可是高淑环不屈不挠地问，站在楼梯上不往上走了，郭小鲁就没能忍住，说：“夏荷存私房钱，让我发现了。”

高淑环说：“郭宝他妈？不太可能吧？”

郭小鲁说：“不相信，那您回去问她。”

高淑环腿脚利索，一步一个台阶，转眼就上了二楼。夏荷把饭都摆在饭桌上了，正摆筷子，高淑环直通通地问：“夏荷，郭宝他爸说你存私房钱了，是不是真的？”

夏荷狠狠地看了看郭小鲁，眼里飞出“叛徒”二字，郭小鲁不理。夏荷说：“我又没干别的，不就存点儿私房钱吗？”

郭小鲁嘀咕：“谁敢保证？”

老太太一边招呼郭宝洗手一边说：“夏荷你也是，存什么私房钱呢，藏着掖着，



没事也有事了。”

夏荷一看人家娘儿俩一个明的一个暗的都冲自己使劲，感到憋屈，饭也不吃了，回屋躺下了。

郭小鲁这次根本没有要哄夏荷的意思，吃了饭，老太太看形势不好，主动洗碗去了，郭小鲁就上网，噼噼啪啪地打字，不理夏荷。夏荷躺着左等右等，好不容易把郭小鲁等上了床，郭小鲁却把后背对着她，而且离得挺远，一点儿没有软活软活的意思。

要说单单两口子冷战还没什么，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夏荷休班，从鞋店出来去旁边银行取钱，发现账户里没钱了，原本八千多，就剩下六百多，顿时在银行里就急了，非说人家机器坏了。最后搞清楚是谁给提走了。

夏荷冷静半天，打电话给郭小鲁：“账户里的钱没了。”

郭小鲁说：“我知道，是我转走了。”

夏荷问：“转走干吗？”

郭小鲁反问：“你说呢？”

他们的国库除了这个活期折子，还有一个定期的，活期够了五位数，就转到定期上去，夏荷没带定期折子，估计八成也让郭小鲁转走了。

这太气人了！夏荷也不取钱了，一甩手出了银行，不想回家，回到鞋店。夏荷在商业街一家鞋店给人家卖鞋，老板娘叫朱雀，店就叫朱雀鞋店，规模不小，代理两个牌子，老板娘雇了四人，她跟徐燕一个班，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八点半上班，接着第二天再上早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班，然后倒班。刚才接班的是另两个年轻点的姑娘，其中一个小许一看夏荷回来了，脸色还相当不好，就问：“怎么了夏姐？”

夏荷胡乱编个理由说：“银行里人太多了。”

待了一会儿，又回到街上，无处可去，最后只好打车去姐姐夏莲家。

夏莲性子急，不像夏荷这么温吞，当时就来气了，说：“郭小鲁凭什么生气？他要是能赚钱，你还用从菜钱里一分一厘地抠着存点儿私房钱吗？太不像话了！”

夏荷到夏莲这里本来是想让她帮着浇浇火，或者让她批判一顿，自己把心静下来，可是这么一煽呼，更来气了。夏莲还坐不住了呢，拿起车钥匙：“走，我送你回

去，我得问问他郭小鲁，打算干什么。”

她们两姐妹，一向是姐姐夏莲主事，夏荷从小就属于依附型的，小时候，连早晨起床穿什么衣服都要问问夏莲，夏莲不让穿的，她就不敢穿。她长得比夏莲好看，夏莲就老是不许她穿好看的衣服。

夏莲气呼呼地把夏荷连拖带拽地弄上车，正赶上下班高峰期，车开不动，夏莲把喇叭摁了又摁。夏荷说：“你急什么啊，慢点儿开。”

夏莲说：“我急着去教训郭小鲁一顿。”夏莲没少教训郭小鲁。

看夏莲气呼呼的样儿，夏荷心里打起了鼓，甚至盼望郭小鲁不在家。但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郭小鲁不可能不在家，单位离家近，骑自行车五分钟就到了。

小区没有正规停车场，车都横七竖八地停在道路两旁，没什么章法，夏莲一边找地方停车一边抱怨：“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把车停下来，郭宝从操场上跑来了，他认识车，每次夏莲来，都给他提供炫耀的资本，一操场小孩儿都知道他大姨的车值好几十万。他们小区的车最好的也就七八万。

老太太高淑环眼更尖，马上要走头科，也不打了，扔下扑克牌向牌友们宣告：“大媳妇来了，”划拉划拉扑克牌，提溜着小方桌就走了，老头老太太们在身后朝她嚷嚷：“拆台啊你？”她也不管。

夏莲的确是高淑环的大媳妇，他们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姐妹俩跟了兄弟俩，但是夏莲对这个婆婆一向看不上眼。

一家人上楼梯进了家，郭小鲁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同时埋头捣腾手机，夏莲一看这样心里就来气，问郭小鲁：“你干吗呢？”

郭小鲁听见呼呼隆隆进来好几个人，还以为是夏荷他们三人，没想到大姨子也在里面，出于礼貌，站起来打声招呼，又埋头发短信，边发边说：“我给电视台发短信，提醒他们主持人刚才说了个病句。”

夏莲冷眼看着郭小鲁：“什么病句？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长长见识。”

郭小鲁摁完最后一个字，如释重负：“姐，你来分析分析这是不是个病句——希望大家敬请关注。是不是病句？太病了！不是一般的病！”

夏莲一语双关：“是够病的。”

郭小鲁还洋洋得意呢，不知道是真没听出夏莲的讥讽，还是装糊涂：“我还纠正了他们一个错误呢，他们总是把如果和要是这俩词连在一起用——观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要是有什么难处，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保证一帮到底。如果和要是，同义词嘛，放在一起说，不觉得嘴巴累吗？”

夏莲说：“我看嘴巴累的应该是你。”

“哎我说姐，看这样子，我给他们纠错你不高兴？他们多丢咱山东人的脸，咱们可是孔孟之乡啊！”

“我看你就别操心那些国家大事了，先操心操心你这小家吧，夏荷没回来，你们家就不做晚饭了是吧？一个打牌的，一个发短信给电视台改病句的，你们都不饿啊？”

“我们有协议，她做饭，我洗碗。”

“好，我不干涉你们家的家务分工，我问你，郭小鲁，夏荷存点儿私房钱怎么了，犯法吗？”

郭小鲁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来，说：“我就知道，大姐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夏荷存私房钱当然谈不上犯法，我们国家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立法。但是作为一个丈夫，我无法确定这钱的来路，所以，我完全有出于捍卫家庭巩固而查问一下的权利和义务。”

“存折拿来，”夏莲伸手跟夏荷要来存折，一页一页翻给郭小鲁看，“区区三千块钱，从开户到现在，历时四年五个月，最大的一笔两百块，最小的一笔五十块，郭小鲁，如果这种小钱你还怀疑它的来路，我看我不得不怀疑你的智商了。”

其实郭小鲁也不是真怀疑钱的来路，就是出于本能，要跟咄咄逼人的大姨子尽可能地抗衡抗衡。

夏莲可不管那些，继续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夏荷存了四年才存了三千块私房钱，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还把公共账户上的钱都转走？”

“听你这意思，好像夏荷存私房钱，我还得鼓励她是不是？”

郭小鲁用这种语气和夏莲说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向来看不惯这个大姨子

兼嫂子的作派，好像她就是为了教训人而生在这个世上的。

夏莲早就在来的路上打好腹稿了，她不从事情的表面上论理，而是深层次挖掘本质：“郭小鲁，你不要只看问题表面，你要想一想，夏荷为什么要存私房钱，她存私房钱的出发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郭小鲁坐直身子，作洗耳恭听状。

夏莲接着说：“女人存私房钱，还不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你要是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她还用得着去存私房钱？”

“是吗，我没给她安全感？”郭小鲁用鼻子笑了一下，又转向夏荷，“夏荷你说说，你跟我在一起没有安全感吗？”

夏荷不知道说什么。她一遇到姐姐跟郭小鲁剑拔弩张的场面就打怵，后悔不该把姐姐招来，可每次还是贱兮兮地一受到委屈就往夏莲那儿跑。

“你当然无法给夏荷足够的安全感了！”夏莲看不惯郭小鲁对夏荷的质问，“一，你挣钱太少，维持基本温饱还不成问题，万一哪天家里出什么事，需要用钱，你就拿不出来；二，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像你这种安于现状的人，会越来越不适应快节奏的社会生活，窘迫的经济必然难以维持恒久的情感；三，假设上面两条不存在，你就能确保对夏荷永远忠贞，让她信任你一生吗？”

夏莲把路上打好的腹稿字正腔圆地说出来，自信能把郭小鲁暂时打压一会儿。从郭小鲁这方面来说，单单是第三条，他就不敢拍着胸脯打保票，因为他跟一个女博友保持暧昧关系有半年多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没上过床，但难保以后。夏莲自然不知道这个秘密，她自信只凭第一条就足以把郭小鲁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这几年，郭小鲁和郭大鲁的父亲郭瀚、母亲高淑环分别生过不大不小的病，住院费都是郭大鲁掏的，别人家给父母花一块钱都要兄弟平分，他们家不这样，郭大鲁和夏莲都不计较，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都是亲生的，谁也不舍得挤兑谁。

见郭小鲁确实给暂时打压下去了，夏莲松了口气：“就这样吧，夏荷这私房钱充公，郭小鲁你也不要得理不让人，夏荷这么老实本分的女人，你上哪儿找第二个？如果说这世界上还剩下最后一个女人存私房钱不动什么歪心眼，那就是夏荷了，你别守着宝不当宝。”

夏莲的到来，像刮了一场飓风，瞬间就把沟沟壑壑给填平了。说她仗财欺人也好，说她倚大卖大也好，总之目前夏荷家里老小这几人，都挺怕她的，也就郭小鲁总是蠢蠢欲动，试图跟她较较劲以期哪天做回翻身农奴。老太太高淑环那么厉害，都不敢拿这大媳妇怎么样，直到私房钱这事解决了，高淑环也没敢插上半句话。

晚上，夏荷主动黏乎郭小鲁，郭小鲁说：“怎么，搬救兵来把我横征暴敛一番，愧疚了？”

夏荷说：“你也知道我姐，就那性格，心不坏。”

郭小鲁说：“幸好你不是你姐那性格。”

郭小鲁勉勉强强接受了夏荷的“肉歉”，但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疙瘩的原因其实并不在那钱本身，而是他接受不了夏荷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大老实人居然背着他干了一件事。大事小事撇开不说，至少是背着他干的。以前，打死他都不信夏荷会自己有主见地干一件事，更何况是跟钱有关的。

夏莲晚上回家跟郭大鲁转述这件事，郭大鲁乐了半天，说：“老婆，你干得好，我就支持女人们把家里的钱全都私有化。”

夏莲偏头看看郭大鲁，表扬他：“都一个爹妈生的，郭小鲁怎么就没你这胸襟呢？”

郭大鲁受到媳妇表扬，越发来劲：“老婆大人教育得好呗。”

夏莲叹口气：“唉，夏荷太老实了，从小就老实，有一次她被冤枉偷同桌的一个转笔刀，老师同学都围着她逼问，她居然就承认了。”

“是吗？”

“是啊！我可不管那套，下课后把那小丫头片子揪着辫子揍了一顿，第二天她就去告诉老师，转笔刀找着了，不是夏荷偷的。”

“那转笔刀到底谁偷的？”

“不知道。管它是谁偷的呢，不是夏荷偷的就行。夏荷要是会偷东西，冯小刚电影就得改个字了，天下皆贼。”

郭贝笑得不行了，说：“妈妈你真聪明，我明天拿到班上考考郭宝去。”

郭贝九岁，跟郭宝同岁，一个班的，三年级班友，郭贝大两个月，所以郭宝就得

叫郭贝姐，对此郭宝总是耿耿于怀。

夏莲赶紧对郭贝三令五申：“不许问！你要是问了，同学们就都知道你小姨存私房钱跟小姨夫吵架的事了，知道吗？”

“知道了，那是咱自己家的事，我就是说着玩玩的。”郭贝聪明伶俐，脑子灵光。

夏莲思路又转回到郭大鲁身上，问他：“你有没有私房钱啊？”

郭大鲁说：“咱家那点儿账不都在你手里把着吗？”

夏莲说：“我能把多少啊？我又不天天靠在餐厅。不过我相信你。再说了，男人口袋里哪能没点儿钱呢。”

郭大鲁作感恩戴德状：“全世界最开通的女人是谁，我老婆！”

夏莲说：“去，别拿好话来哄我，我对你没别的要求，一心一意对我就行了。钱嘛，身外之物，有我吃的有我喝的有我穿的，就行了。”

其实夏莲哪是开通到如此，而是奉行张弛有度的管理政策，隔三差五地观察观察郭大鲁有无反常迹象，敲敲警钟，上上紧箍咒。他们家在海东大学承包了两个餐厅，最初几年两口子天天泡在那里，生意渐渐稳定了，夏莲就不太过问，放手让郭大鲁自己干去了。她是个享乐派，钱够花，就不操那么多心，怕老。

“你真的支持女人把家里的钱全部私有化？”夏莲停了会儿又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郭大鲁指天咒地：“当然！我赞成连老公都成为老婆的私有财产，任何其他女人不得享用！”

夏莲尽管知道男人某些话只能听听，不可当真，但隔三差五听着郭大鲁说说这样的话，还是觉得挺中听的。郭大鲁当然明白夏莲的想法，一个奔四的女人，危机感已经不是匍匐而来，而是咆哮着跑来了。

过了两天，夏莲去逛街，特意转到朱雀鞋店，问夏荷：“这两天情况怎样？”

“还好，”夏荷说，“郭小鲁说以后他管钱。他管就他管吧，无所谓。”

“你呀，”夏莲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真是要多傻有多傻，没有金刚钻，偏揽瓷器活，你说你存点儿钱就存点儿钱吧，非要藏个破折子干吗呢？你就不会弄张卡，

随便往钱包里一插，保准他发觉不了。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是最安全的地方。退一万步说，即便他看到了，你就说是工资卡，不就完了？”

夏莲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这卡那卡的多了，工资卡，奖金卡，医疗保险卡，乱七八糟，往钱包里一插，的确不容易让人生疑。

“以后长点儿心眼啊！”夏莲谆谆教导。

夏荷有点儿糊涂，问：“你的意思是我还得存私房钱？”

“当然了！”夏莲倒像是对夏荷的提问感到很不可思议似的，“女人不存私房钱还行？”

“可我觉得这事的确挺不好的，其实我对郭小鲁挺信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存了私房钱。”

“我告诉你啊，我那天在你家说的那些安全感不安全感的话，不仅仅是拿来忽悠郭小鲁的，且不说现在这年头没有可信任的人，即便你信任郭小鲁，那也得存，这是没道理可讲的硬道理。”夏莲简直有些强硬。

夏荷面露难色，显然东窗事发让她惊魂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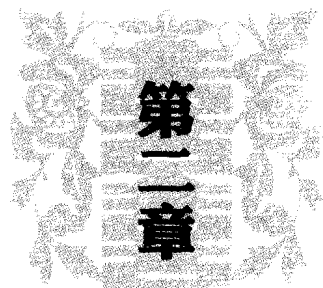
夏莲一看夏荷这副可怜样，又转变策略，改为循循善诱：“你就当是对郭小鲁的考验，要是他经受住了考验，做到了一辈子让你信任，那你就在他老了的时候，用这些私房钱给他买个礼物，买个让他这一辈子收到的所有礼物加起来都比不过的大礼物，到时候，让他不要太激动啊！”

“那要是他没经受住考验呢？”

“很简单，那你这私房钱就存对了，你就心安理得、无可厚非地贪污这笔公款就行了。”

夏莲总是能把一件事情颠来倒去地讲出很多可能、很多冠冕堂皇的道理来。从小她们姐妹俩就是这种格局，夏莲主事，因为她脑子里都是理，夏荷什么都听她的，因为夏荷没主见。

然而，还没等夏荷第二次存私房钱，郭小鲁跟女博友的事就败露了。



郭小鲁也是闲出来的事，单位工作量小，每月固定那么几件事，定期干干就完活，剩下的时间，除了喝喝茶看看报，再没别的事干了。本来还可以互相串门，吹吹牛，聊聊足球时事什么的，可是后来不知道上面领导出于什么考虑，给每个楼层都安了摄像头，超大个儿的，一个走廊安俩，一头一个，明晃晃的，这样一来，都不敢随意出门走动了。

监控电脑放在传达室，每天每时那里都会聚着一帮子人，看门的传达老头，提着水杯到处晃荡的司机，都凑在电脑前津津有味地看。郭小鲁有次去传达室拿报纸，也站在电脑前看了看，看到他那些同事只要在走廊出现，连抠鼻孔都看得很清晰。一个跟郭小鲁熟的司机开玩笑说：“郭老师，刚才你在走廊里拿脚踢女厕所门了。”

这么一说，郭小鲁真觉得臊得慌。其实，他习惯了，并非特意去踢女厕所的门。再说了，那是女厕所，又不是男厕所，他能拿手去关人家女厕所的门吗？那肯定不合适，所以只能远远地拿脚去踢上。女同事们也是太不讲究了，方便的时候知道关上门，方便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敞着门就走了，里面那些红红白白的内容，谁在走廊里经过，都一览无余。

“郭老师，您是这楼里踢这门最多的人。”司机一口一声郭老师，实际上并无多少尊重。他们单位就这习惯，对副科长以下的人都是统一称呼，某老师。就像工厂里



称呼某师傅一样。郭大鲁和郭小鲁他们的爹，老郭，大半辈子都在工程局里干，大家相互之间都称呼某工。

说起来，人家称呼老郭是尊敬的，他好赖也是个工程师，天南海北的不知道修了多少条路，真本实料，等轮到儿子郭小鲁就不行了，郭小鲁学的也是工程专业，可惜没分到工程局，不到工程局，基本就废了。所以郭小鲁现在就只是一个普通党办干事，只能享受“老师”级别的称呼。

郭小鲁说：“没办法，这楼里就我离女厕所最近嘛，我是为大家服务。”对司机的揶揄，郭小鲁一向是不在意的，也没法在意，身份不行。再说，司机们也是不好得罪的，平时出去办事，还指望能指点方便，顺道交个电费水费，拐到学校接接郭宝什么的。

从那以后，郭小鲁也不太串门了，据说录像能保留好几个月，说不定哪天领导闲来无事，让综治办把电脑搬去调记录看呢，到时候看郭小鲁这屋那屋乱窜，不就完蛋了。

基于这种情况，郭小鲁才上网申请了个博客。他们单位的互联网是局域网，计算机中心那帮子人不知道搞了什么名堂，让大家都玩不了游戏。玩不了游戏，除了浏览浏览新闻，就没别事可干了。郭小鲁就弄个博客玩。

郭小鲁还算明智，博客的事没跟任何人说，隔三差五地写点针砭时事的小文章贴上去，自得其乐。有个叫甘棠的，老是在去评论郭小鲁的文章，一来二去，俩人就勾搭上了。

到底是如何勾搭上的，要是登录郭小鲁博客，能从数十页的收到纸条和已发纸条里寻到一条踪迹。夏荷就是从这里寻到踪迹的。

怪只能怪郭小鲁，他不舍得删掉那些纸条，时不时地从第一页开始翻着看看，回味一下跟甘棠之间由朦胧试探到大胆直白的演变过程。结果，有一个周末，夏荷上的是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八点半的班，郭宝在学校里让夏莲接走了，高淑环晚饭后在操场跟着录音机跳舞，郭小鲁一个人无事可做，就登录博客看甘棠留的纸条，回复完了，把博客最小化，登录QQ跟别人闲聊，时不时刷新一下博客收件箱，看有没有甘棠的新纸条过来。这时候郭小鲁一个初中同学打电话来，让他赶紧去饭店，大家要集体款待一个突然从国外回来的同学。

郭小鲁是第一次做贼，没有经验，清理战场的概念不是很强，接完电话走得匆